



守候 幸福， 你不来我不老



林
轩
优 著

一次十指相扣，一秒倾城一瞥。
一场风花雪月，一段刻苦铭心。

跨越时间来爱你，守候落地的尘埃，
你不来，我怎敢老去？

中國華僑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章	沧海难为水
第 二 章	初见狼少年
第 三 章	尘埃与流沙
第 四 章	青梅闹竹马
第 五 章	血脉本相连
第 六 章	针尖对麦芒
第 七 章	十全九美男
第 八 章	樱花青春纪
第 九 章	尘埃已落定
第 十 章	说好不再爱
第十一章	意外的告白
第十二章	楠木本相依
第十三章	不念何须欢
第十四章	明争和暗斗
第十五章	平地起波澜
第十六章	前嫌皆冰释
第十七章	友谊陷危机
第十八章	尘埃再受伤
第十九章	人生胜离还
第二十章	五年再相遇
第二十一章	失望的结果
第二十二章	简单的幸福
第二十三章	同在一屋檐
第二十四章	超级小鲜肉
第二十五章	只有你陪伴
第二十六章	将功才抵过
第二十七章	相爱难相守
第二十八章	就是大笨蛋
第二十九章	求婚是交易
第 三 十 章	后悔难触及
第三十一章	原来我爱你
第三十二章	男友是明星
第三十三章	偷拍起风波
第三十四章	苦苦相纠缠
第三十五章	吃醋的某人
第三十六章	诧异的换角
第三十七章	媒体的力量
第三十八章	甜蜜再深恋
第三十九章	意外被烧伤
第 四 十 章	最后一起爱

第一章 沧海难为水

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一场在初春姗姗来迟的雪。

雪漫不经心地下着，如她见过的细碎的花瓣。那花瓣般的雪花在空中飞舞着，不帶留恋地滑过她的头发，然后慢慢地落在湿润的大地上。

那雪花，触手即融，化成一滩悲凉躺在她的手心。雪越下越大，世界沉浸在一片银装素裹之中，亦如她早已冰凉的心。

院内玩雪的人们受不了寒冷已经散去，唯有她还站在原地，任由雪沾满她瘦弱的身躯。冰冷，她似乎感觉不到了，如果可以，她宁愿把自己掩埋在一片银白中，再也不去面对那些喧哗往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发丝已经沾满了雪花，增添一抹淡淡的美。

苏伊歆的唇瓣已经有些涩颤，微舔在唇上融化的雪花。

味道是微酸的。

还微微有些苦涩，化不开。

在苏伊歆静静地望着雪，陷入沉思时，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把她推倒在地上。苏伊歆诧异地对上那双愤怒的眼睛，那是个穿着狐皮大衣的女人，她那张清秀的脸庞写满了那种铭刻在骨子中的愤怒。

“夏微陌……”苏伊歆喃喃。

接着她就听见夏微陌暴躁的声音：“苏伊歆，你算什么东西，凭什么值得尘埃为你这样？你有了顾町风还不够，还来纠缠尘埃做什么！”

苏伊歆一愣。是，一直是她的自私，让四个人都陷入了痛苦中。

如果尘埃没有遇见她，或许彼此都会拥有自己的幸福。尘埃也绝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切的因都是源于她，为何果却由尘埃承担？

苏伊歆像是被抽离了灵魂一般，“是，一切都是我的错。”

她的认错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宽恕，夏微陌反而变本加厉，狠狠地打了苏伊歆一巴掌。

“啪——”响亮的巴掌如烟花一般炸开在苏伊歆的脸上，没多久她的脸就变得红肿不堪。苏伊歆有那个能力还手，可此刻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吃力地微抬着眼皮，想要把那一点点银白的雪看得更为清晰和透亮，假如此刻可以变成雪，没心没肺地揉入这个世界多好……

雪不用被那些烦恼而困扰。

最重要的是没人会因为它而受伤。

尘埃本是这个世界最洒脱的存在，或许没有人注意到它，但它能用最好的方式保护自己。

而不是像现在，用最卑微的姿态等待那一朵本不会开花的爱情绽放。它本是漂浮于宇宙间的岩石颗粒，本能经过磨炼绽放最美的星光，却因为她的存在，尘埃只能是一颗普通的沙粒，一颗渺小得不能再渺小的石子。

“为什么不还手？”夏微陌冲苏伊歆怒吼着，硬是拎着她的衣服，把苏伊歆从地上拉了起来，“我认识的苏伊歆什么时候变得这样懦弱了？”

“为什么我不能懦弱，就一定要强装坚强？”夏微陌的眸光微微异样，此刻她面前的苏伊歆倔强得如一只受伤的小兽，因为疼痛，眼里带着泪光，却故意忍住不哭出来。

“你为什么从国外回来？本来尘埃好好的，可自从你出现后，他的视线就没有从你身上离开过，现在还被你害得这么惨！他的前途都被你毁了！”夏微陌气得咬牙，扬起手正要打下时——

“不要！”后方传来一个虚弱的声音，夏微陌的神色变了，颤颤地放下了手。苏伊歆从眼缝中看到一个穿着蓝色病服的男吃力地走了过来。黑玉色的发丝不羁地贴在他的脸颊，脸色如单薄的纸张一样苍白。别人看不清他的五官，因为他的脸都被厚厚的纱布缠绕着，可是露在外面那双眼睛却包含着迸发的力量，没有一丝卑微，一眼就能看出他的不屈不挠。

因此每一个遇见他的人都会觉得那纱布下的脸是多么的倾人，可也会叹息看不见他的真

面目。

“尘埃……”苏伊歆瑟瑟地叫着他的名字。

“尘埃，你怎么从病房里出来了？”夏微陌正要去扶尘埃时，他却轻轻地越过她。

“嘭——”夏微陌似乎听到什么东西碎掉的声音，眼睁睁地望着尘埃走到瘫坐在地上的苏伊歆面前。

苏伊歆眨了眨眼睛，竟然发现睫毛上染着雪，结果看见他淡淡一笑，用手指温柔地擦去了她睫毛上的雪花。“坐在这里不冷吗？”他向她伸出了手。

如星星般闪亮的眸子满是耐心和鼓励，就如当年他忍受她的任性，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她以为他不会再理自己了，以为她毁了他的未来后，他就会像个陌生人一样对她不闻不问。

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以为。

望着那瘦弱无力的手，苏伊歆一下子不知道该做什么。不明白是刚刚的雪湿了睫毛，还是她真的想要流泪了，她的眼眶有些湿润。

他宠溺地为她拍掉身上的雪：“看你沾了这么多雪。”

“这值得吗？”夏微陌愤怒地叫嚷着。

“世上没有值不值得，只有爱不爱。”他褪下了温柔，用冷漠的目光望着夏微陌。

夏微陌踉跄了几步，泪水像脱了线的珠子，一颗颗地从眼里落了下来：“是，是我自作多情，你就继续袒护她吧，她就是火，迟早会把你燃烧殆尽的！”

“微陌……”苏伊歆弱弱地叫了夏微陌一声，却引来她嫉恨的眼神。

雪地上落下了一连串的脚步，那是离去的夏微陌留下的，每一步都是那样绝望，她的身影单薄得好像下一秒就会倒下。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欺负你。”尘埃用手试着去温暖苏伊歆的手指，细揉呵气，还笑着把她的手放在他的耳边。

“你不恨我吗？”她的眼神迷茫，喃喃地抛出这么一句。如果她是他，一定会恨死自己。他的身子变得僵硬了。

世界变得很静，很静，静到可以听到雪落下的声音。

雪很大很大，快要把世界淹没。

快把两人努力维持的温情给淹没，那漫长的沉默把她眼里仅存的一丝希望也给淹没了，燃烧不起光亮，死在一片沉寂之中。

就在她低垂下脸时，他吻上她的唇角，珍藏一世的温柔，就为了这一刻把所有的温柔施展殆尽。

“咚咚咚——”她听见心跳加快的声音。

“为什么要恨你？有些事情注定了就会来临，无论怎样我都逃不掉，就像你，看似是劫，却是我尘埃这生最大的幸运。”他顿了顿，“我是尘埃，你是树，只有树才能抵挡尘埃，不是吗？”他的拥抱，快把她揉进了他的世界。

一个温暖而只有她能踏入的世界。

那一瞬，雪花的亲吻竟变得温暖。

白茫茫的雪地上，一对男女紧紧拥抱，那是比雪还要唯美的画。只是在他们看不见的角落，有一个男人默默地站在那里，雪吻上他落寞的脸颊，化成冰冷的泪水。

第二章 初见狼少年

五年前。

晨光跳跃在林荫小道上，空气中还飘扬着植物的芬芳。

过往的行人匆匆地离去，却没有人注意到一个黑色短发的女生停驻在咖啡馆前很久了。她戴着一个蝴蝶结的头箍，使勉强算得上清丽的脸蛋有些可爱，那双原本神采奕奕的眼睛此刻直直地望着咖啡馆内的那对男女，看见那个帅气的男生喂女生吃冰淇淋，她的两眼愤怒得可以喷出火来。

呵呵，没空给她补习，倒是有空和美女约会！

可是她并没有气冲冲地闯进去，而是继续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砰——”正当她要拿出手机拨打电话时，听到巨大的声音响起，那是类似做爆米花一样的声响。

女生蹙着眉头往上看去，那蔚蓝的天空中竟然出现了一片片透明的晶片，像水晶一样闪烁着美丽的光芒，只是那棱角冰冷得像针一样扫向自己。

看起来好冷好痛……

是下冰雹吗？不对，这是六月天，怎么可能出现冰雹？

难道，这是！苏伊歆猛地睁大了眼睛，脸色变得骇人的白，再看玻璃窗内的男生一闪而过的错愕，接着听见他暴躁地呐喊。可是隔着玻璃，她根本就听不见他在喊些什么……

“快逃——”男生嘶吼着。

当她听懂的时候，想要躲开，可双腿僵硬得无法挪移。抬头看，那些玻璃迅速地落着，马上就将撕划她的身体……咖啡馆内男生的眼瞳紧缩了一下，明明是一面玻璃的距离，他却觉得和她隔得好远好远……

“噼里啪啦——”玻璃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大片殷红的血如雨后的蔷薇花一样绚烂地开放着，和那鲜红形成对比的就是苏伊歆苍白的脸色。

在几秒前，她被人重重地推开，苏伊歆忘不了那个少年的眼神，不羁而倔强，像极了不屈服命运的野马，挣脱缰绳的束缚后，狂野桀骜。

就算是那大片的玻璃扎破他的衣服，尖角狠狠地刺入他的皮肤，让那些鲜血如泉涌出来，少年依旧咬着嘴唇，不叫一声疼，最终他摔在一大片的碎玻璃中，那些殷红的血液盖染了玻璃原本的透明。

那红骇人得让苏伊歆永远都不会遗忘。那一刻她忘记思考，忘记动弹，就那样僵硬地看着少年静静地躺在血泊中。

他那惨白的脸色，好像在诉说着他的生命在一点点地逝去着。

路人的尖叫声、车笛声一下子响彻了街道，大家都围了过来，不少人都拨打了急救电话。顾町风气急败坏地跑了过来：“你是笨蛋啊，那种情况就该躲开！”

苏伊歆看着少年，慌忙地说道：“我该怎么办？”

“只能等救护车来了。”顾町风神色复杂地望着昏迷的少年。

“我只是气你甩掉我去约会，所以才跟踪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会被玻璃砸，也没有想到别人会因为救我而受伤。”苏伊歆捏紧了衣服，没多久，救护车的声音就从远处传了过来，她的希望又再次燃烧了起来。

两位护士把少年抬到了担架上，迅速地往车上抬。苏伊歆着急地跟上：“医生，他会没事吧？”护士面无表情地说：“这个还得看具体情况，现在还不知道，不过失血量太大，情况不乐观。”

也就是说会有危险？她心惊胆战起来，脚步一下子变得沉重，无法抬起，恍惚之中只听见顾町风暴躁的声音：“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上来！”再看，顾町风已经坐在救护车上了，苏伊歆赶紧跑了上去。

救护车窄小的空间中静得只有血液涌出的声音，气氛静谧得沉重。

她想哭，泪水却被顾町风瞪了回去，只能努力把鼻涕和眼泪都憋回去。床上的少年因为疼痛，额头上布满了细细密密的汗，就连原本粉嫩的唇都变成了青紫色。

那些触目惊心的伤口就像一条条蜈蚣一样爬在少年的皮肤上，一眼就能看见里面的皮肉中还有一些细碎的玻璃，血更是毫不吝啬地往外流，那衬衫早已看不出原本的白色了。

少年被推进了手术室，苏伊歆和顾町风被堵在外面焦急地等着。

苏伊歆僵直地坐在椅子上，感觉自己是一张纸片，被暴风扑打和蹂躏着，心底隐隐的不安在提示自己，正有个生命因为自己而面临死神的考验。

“是，我们在 XX 医院。”顾町风挂了手机，对苏伊歆说，“我给伯父打了电话，他正在赶来的路上。”

苏伊歆的心没有因为父亲即将赶来而落于平静，而是呆滞地望着手术室牌上红色的提示灯。

顾町风烦躁地从口袋掏出了一包烟，刚想要拿出一根点燃，就被苏伊歆阻拦了，“这是医院，别抽了。”没有以往的活泼，只有寂灰，一下子就让顾町风有些不自在。

他烦躁地放回了烟：“知道了。”

手术室门开了一角，出来一名戴着口罩拿着病历本的护士。苏伊歆赶紧围了上去：“他怎么样了？”

“你们是病人家属吗？”

苏伊歆摇了摇头：“不是。”护士面无表情地说道：“那尽快通知病人的家属，病人流了太多血需要输血，可医院的 A 型血已经没了，需要附属医院送来血袋，现在情况危急，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情况……危急？”一个晴天霹雳打下，苏伊歆急切地伸出了自己的手臂，“医生，我是 A 型血，输我的血吧！”假如少年真的因为自己死了，她会一辈子都内疚的，无论如何她都要救下他。

“你疯了吗？平时怕疼怕得要命的人也敢输血？”顾町风怒目而视。

“我是怕痛，但是我能忍！人家是因为我躺在病床上的，我怎能看着他有危险却坐视不管！”苏伊歆黑漆漆的眼珠写满了愤然，不顾顾町风的阻拦，执意抽血。

“第一次输血？”护士扫了苏伊歆一眼，见她点头，说，“那就抽 200 毫升吧。”

“400 毫升。”她坚决的神情让顾町风愤怒，他冷笑着睥睨着苏伊歆：“你真不要命了？”苏伊歆冷冷地看了顾町风一眼，“我还没有冷情到这样对待我的救命恩人。”然后对护士说，“带我进去吧。”

“小姑娘，你做好心理准备，400 毫升可不少。”护士也劝着，可是苏伊歆的性子执拗，见她心意已决，护士就进去和医生说了些什么，接着把躺在推车上的少年推出来。

他的脸色比送来时要好了很多，但依然苍白。

苏伊歆忧心，他可要撑住！

她和少年都被送到了一间病房里，她躺在卧床上，而少年则是躺在她旁边的床上。他精致的容颜就如蝶翼一样，看似美，实则脆弱，就连垂下的睫毛都好像微微碰触就会消失。

顾町风靠在门边，静静地看着苏伊歆。苏父也赶来了，通过顾町风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赶紧进入病房内，不过怕惊扰少年，步伐轻得听不见。

知道父亲来了，苏伊歆变得安心很多，也变得勇敢。

以往打针她总哭闹不休，可此刻她却勇敢地伸出手。“忍一下，可能会有点痛。”护士给她手臂消毒后，就给她系牛筋带，接着拿出了针。看着针上面发着的寒光，苏伊歆还是有些胆怯。

“别看。”苏父把女儿掩在他的怀中。针一点点地打入她的静脉，她的手抓得更紧了。她

嚅啐了一声，重重地吸了一口气。

“好了。”

苏伊歆如释重负，看着管子中的血慢慢地流到少年的管子中后，脸上才带着一点笑意。

她感觉血液一点点地从体内流走，疲惫一点点涌了上来，可是看见病床上的少年，就觉得这没什么。

此刻静脉正插着滴管，他白皙的手腕还有着细小的划痕，可以清晰地看见青筋。时间流走，她的血换来了他红润的脸色。

医生为她拔掉了针，并告诉苏伊歆，少年已经脱离危险。她觉得压在心底的那块石头被挪掉了。怕吵到他，虚弱的苏伊歆在父亲的搀扶下走出了病房，坐在了椅子上。

顾叮风手里拎着一个袋子走了过来，他从里面拿出热气腾腾的一个盒子递给苏伊歆。“这是什么？”她现在连抬眼的力气都没有了。

“粥！”顾叮风那黑曜石般的眸子带着一丝鄙夷，“一下子输了这么多血，不补充点体力想死吗？”

“那你喂我，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她嘟起嘴唇，看着顾叮风的脸色一下子阴了下来就觉得好笑。以前都是他气她，现在也轮到她气他了。

“我去交医药费了，叮风啊，好好照顾伊歆。”苏父说道。

“爸，你去吧。”她吐了吐舌头，可这俏皮的动作和苍白的脸色一点儿都不相符。苏父走后，她开始摆大小姐脾气了，斜睨了顾叮风一眼：“我爸都让你照顾我，你喂不喂？”

“真是麻烦。”顾叮风就是个嘴硬的男生，愤愤地递了一勺粥去，苏伊歆甜甜地吃下：“真好吃。”

既然能占便宜，她为何不占。

一边欣赏着顾叮风别扭的表情，一边喝着粥，苏伊歆觉得就是输了400毫升的血也值得了。喝完粥后，顾叮风酷酷地说：“吃饱了，能回家休息了吧。”

苏伊歆侧头看了眼病房，摇了摇头。

“干吗？”顾叮风不满地挑眉，“苏伊歆，我看你的胆子肥了不少，还知道得寸进尺了。”

“切，”苏伊歆撇嘴，“我必须等他醒来才回家。”

没有看见少年睁眼，她心里还是会不安。

“医生说过他一会儿就会醒来的，医药费都交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不耐烦，可以走人！我最讨厌看到你这种目中无人的嘴脸，既然你没有时间陪我，就去陪你的女朋友们吧！”锋芒相对，苏伊歆和顾叮风，都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个性都是那样好强。

她那双美如七月夜空的星星一样的眼睛带着小火苗，倨傲地盯着他。

“这是你说的！”他那双倔强的眼睛斜视着同样傲然的苏伊歆，见她没有一丝和解的意思，重重地踢了墙壁一脚，出乎苏伊歆意料的转身离开。

病房内的少年好像听到了声音，眉头紧紧蹙了蹙。

顾叮风的身影消失在转角。

“笨蛋！”她咬着嘴唇，双眼冷凄凄却不甘地合上，然后用手背重重地擦去脸上的泪水。

“你根本就不懂我。”

“吡——”扯动了输血的伤口，苏伊歆疼得眉头下弯。

苏父回来了，只看见苏伊歆黯然地坐在椅子上，看见她的脸上有泪痕，似乎明白了什么。

“叮风走了吗？”

听到“叮风”两字，苏伊歆的神情黯淡了几分，含糊地“嗯”了一声。

苏父叹息，他算是看着顾叮风和伊歆长大的，自己怎不懂苏伊歆的心思。

可惜两只刺猬，是一辈子取不了暖的。除非其中一只为了另外一只拔掉身上所有的刺。

“没关系，爸爸陪着你。”父爱让苏伊歆感到温暖。

“爸，我想看看他有没有醒来。”她说，苏父也明白她个性硬，只好给她打开了门。

就在开门的一瞬，她被眼前的光亮折射得眯住了眼睛。

那个如晨光一般的少年迎着和煦的阳光朝着她们看了过来，那幽深的眸子美得像极了那南非黑水晶，美得不浮夸，却美得不真实。淡淡的冷漠像是书卷中的点睛之笔，给那张俊秀的脸增添了几分忧郁的气质。

他的双唇紧紧地抿着，与顾叮风的俊俏帅气所不同，他是那种带有冷漠疏离感的美。

“你们是谁？”他的语气很淡，就如丛林中潜伏的野兽用警惕的目光注视着入侵的敌人。

“我……谢谢你刚刚救了我。”提起所有的勇气，苏伊歆对这个陌生的少年说。

少年蹙了蹙眉头，记起了苏伊歆，淡淡地点了点头就没有再说什么。

“喝点儿水吧。”她看着少年泛白开裂的嘴唇，赶紧倒了一杯水。他说了句“谢谢”就咕咚咕咚地喝光了水，她眨了眨眼睛：“我叫苏伊歆，你叫什么名字？”

“尘埃。”

“什么？”

“尘埃，落地的尘埃。”他补充道。苏伊歆喃喃：“好特别的名字。”怎么会有家人给孩子取名为那渺小的尘埃呢？苏父亲切地问：“孩子，能告诉我你家人的联系方式吗？我好联系他们来。”

他的眸光异样，“我没有家人。”

苏伊歆不解道：“你怎么可能没有家人，是和父母闹别扭了吗？”

“他们死了。”淡淡的四个字如一场强大的暴风雨席卷而来，带给他们巨大的惊讶。本以为是尘埃的说笑，可是从他脸上凝重的表情来看不像是假话。

果真是落地尘埃，葬没在一片荒野中，风吹雨打，无人看清它的悲伤。

苏伊歆完全不能想象这个少年能扛下那样的悲伤，欲言又止。

“孩子，你救了伊歆，就是苏家的恩人，如果不介意就做苏家的儿子吧。”苏父的话让苏伊歆很惊讶，“你要领养尘埃，让他当我的哥哥？”随即喜笑颜开，“我刚好就缺一个哥哥呢，这样，我又能报答你，这方法不错！”

“你愿意吗？”一个能保护伊歆的人，对伊歆也不会差。

他迎上了苏父的眼睛，毫不犹豫地回了一句：“我不愿意。”

原本的期待都成了碎渣子，她失望地问道：“为什么啊？我家很有钱的，绝对不会亏待你。”

“救人只是我的无心之举，也没有想要因此获取什么。”他冷冷地抛给苏伊歆一个眼神，“我也讨厌别人用同情的目光看我，所以收起你们怜惜的目光，我除了没有家人之外，和平常人无异。”

“如果你们真要施舍你们的同情，就施舍给比我还需要帮助的人吧。”他拔掉了手上的输液针。

“别这样啊！”看见尘埃的插针处冒出大片的血来，“我们不是同情你，而是感谢你。”她赶紧用贴布压住他的手，防止血再流淌出来。他面无表情地说了句“谢谢”，她却一脸责怪：“你的身体还没有好，万一伤口再裂开呢？”

“孩子，把身体养好了才是第一啊，别和自己过不去。”苏父也劝着他，正要去按按铃呼叫护士时，尘埃率先把手盖在了按铃上阻止对方去按。

“我不想待在医院。”他流露出排斥医院的神情来，这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少年正用自己的举动做着小小的抗议。“不行，你必须待在医院。”苏伊歆急急地说道，“万一伤口感染怎么办？”

可是尘埃并没有听他们的劝，从床上起来，要往门口走。她一下子就看出了他的想法，倔强地用身子挡在门前：“你不准走！”

“让开——”他在瞪她。

“不让！”

“乖乖去床上躺着吧。”苏父伸手要把尘埃往回拉，他也不再反抗，乖乖地躺到床上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却没有想到他会趁着苏伊歆松懈的时候，跑出了病房，刚好就撞到了一个警察身上。

警察被撞到了墙上，看清对方的脸后，流露出一丝诧异：“尘埃！”

尘埃眼里滑过一丝诧异和慌张，咬着青白的唇就跑走了。“你别走！”苏伊歆追了出去，可是对方跑得太快，就只能看见他消失在走廊的背影。

苏伊歆很不甘心。“明明是一片好意，他怎么就当驴肝肺呢！”

“这怎么回事？难道救人的是尘埃？”警察愣了愣，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你认识他？”苏父问。

“认识好几年了，他就在我们警察局门口捡废品，有时候天冷就废纸板一盖在门口睡了。”警察突然想起了正事，他摊开了文件，“我是来做笔录的李则成，江安分局的。”

听着李警察的语气和尘埃的关系挺熟稔的，苏伊歆就好奇地问道：“那叔叔你可以给我讲讲尘埃的故事吗？”他叹了一口气：“这孩子苦啊。”

“知道几年前的那场大地震吗？”

苏伊歆点了点头，苏父奇怪地问：“莫非他的家人都在地震中丧生了？”尽管她也猜到了几分，却还是于心不忍，她多希望刚刚尘埃只是说谎骗骗她的，而不是事实。

“差不多吧，我从同事口中知道他差点死在那场地震中，如果不是她母亲保护着他，这孩子也凶多吉少了。据说救护人员发现他们时，他的身子已经冰凉得骇人，奄奄一息，他的母亲被石头砸得血肉模糊。可是那母亲伟大啊，一直紧紧地用身子给孩子挡着石头。”说到这里，李警察的眼眶有些泛红。

巨大的震惊罩住了苏伊歆，她完全不能想象在那阴暗的废墟中他是如何等待医护人员来援救的。

“尘埃也算是命硬吧，在废墟下待了 24 小时，被救出来的时候早就不省人事，可仍死死地抓着母亲的手不肯放开，等醒来后死都不肯喝水吃东西，用绝食的方法恳求医生让他见妈妈最后一面。”

“然后呢？”她的心揪住了。

“在太平间见到他妈，尘埃就哭了，他的那些亲戚也都不愿意领养尘埃，尘埃就被送到了 C 城的孤儿院，据说还因此自闭了一年多，也不愿意接受别人的领养。”

苏父似乎听出了不对劲：“那他父亲呢？”

“不清楚，可能也死了吧。一年前，尘埃逃了出来，死都不愿意回到孤儿院，就在路边捡捡废报纸什么的维持生计。”

一想到自己锦衣玉食的生活，苏伊歆就羞愧地低下头，自己是蜜糖罐中长大的，尘埃则是在曲折中摸爬滚打才活下来。

“我一见他就觉得这孩子傲，没有想到经历了这么多。”苏父也感慨颇多，有这样的过去却不抱怨生活实在难得，如果这孩子好好打磨一下，必定会从璞玉变成美玉。

“那你们警察分局在哪里？”苏伊歆突如其来的发问让警察有些懵：“怎么了？”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理由。”

第三章 尘埃与流沙

太阳炙烤着这个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在那喧闹的城市背后还有着看似沧桑却静如止水的一面。黑玉色的发被懒散的风微微吹起，却吹不落少年额头的汗，微微低头，那些汗珠就咕噜噜地滚了下来，顺着少年的脖颈滑落在T恤里。

他毫不在意自己的伤口，左手拿着一个蛇皮袋，弯腰捡着地上的塑料瓶，可能是牵动伤口了，他的眉头轻轻地蹙了一下。

就在他弯腰拾捡时，一双白皙的手率先捡起了地上的那个可乐瓶，放入了他的蛇皮袋中。尘埃抬头，就看见他面前一张写满责怪的脸。“你不知道这样伤口会开裂的嘛，还不快回医院治疗？”

“你以为自己逃走了我就找不到你？”

“你是因为我出事的，所以我现在要对你的身体负责！”苏伊歆叨叨不休着，要去拉住尘埃的手，想强行把他拉走。

“我不会回去的。”他甩开她的手，冷冷地说道。

看着他固执的样子，她既生气又觉得好笑。“只是因为你的母亲死在医院，所以你就对医院这么抗拒？”

“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他的身子僵硬了，苏伊歆知道自己戳中了他心中最软的一角。

如果没有猜错，他会选择逃避。果然和她预料的一样，他背起了蛇皮袋子要走，她赶紧蹿到了他的前方，伸开双手拦着不让他走。“伯母在天之灵不会希望看见你这个样子，她用生命捍卫了你的安全，你就该好好珍惜自己的身体，而不是去糟蹋它。”

他瞥了她一眼，淡漠地背对着她走了。她气得跺脚：“好啦，算你赢了！”怕他又在眼前逃走，她猛地抓住了他的手：“我不强迫你去医院，但你好歹好好休息吧，去我家吧，既能休息，又能免费得到很多塑料瓶。”

她的殷勤得到他的拒绝。“不用。”

真是一个固执得如刺猬的人。苏伊歆郁闷地叹了一口气，既然他不愿意到她家去，她就在家里的废品都拿来。她跑回了家，让张妈整理好家里的废品，都装入了袋子后，就让司机老王带她去刚刚那条街。

到后她却发现已经没有了尘埃的影子。“又逃了吗？”苏伊歆心急如焚，在车内四处张望。老王纳闷地问道：“小姐，你要找谁？车后备厢那满满一袋子的废品又是怎么回事？”

“等会儿再和你解释，老王，你再往前面开一点儿。”她指着前方说道。

经过寻找，她终于在公园门口的长椅上看见了闭着眼睛靠着椅背的尘埃。她兴奋地下了车，一步步走近了尘埃。

他似乎是累了，脸上写满了疲累，任由斑驳的树荫覆盖他的全身。或许是怕别人靠近，他全身保持着警惕的姿势。老王本想要说话，她赶紧“嘘”了一声，就坐在他身边等着他醒来。

他长得真的很好看，像极了她看过的漫画里的王子。不需要太多的装饰，就那样简简单单的轮廓就能把他的帅气给凸显出来，更别说那精致的五官了。上帝创造他时肯定特别偏爱他，不然不会那样完美。

就在苏伊歆小心观察时，少年睁开了眼睛，眸子里滑过一丝错愕。“你……”她笑咪咪地说道，“你终于醒来了，我给你送废品呢。”说完就跑到路边停着的车边，在老王的帮助下拖出了装着塑料瓶的袋子。“给你吧。”

“不要。”

她早就习惯了他冰冷的态度。“难道你的字典中只有拒绝吗？这可不是施舍，是你帮了我而我回报你而已。”说完就把袋子放入了他的手中。

苏伊歆知道自己一直养尊处优，能生活在优越的环境只是因为她比普通人幸运。他握紧了袋子，苏伊歆的眼睛亮了亮，可是却看见他把废品给了一个坐在三轮车上的老奶奶。

苏伊歆看着气定神闲的尘埃，一下子就急了：“你怎么都给她了呢？”正准备去要回时，她的手却被尘埃拉住了：“她是个孤寡老人，比我还需要那些废品，我是自愿送给她的。”

苏伊歆一愣，没有想到他会这样说。

“别因为我救了你而怜悯我。”他仰头，望着天空的眸子泛着忧愁，“我只是想要帮助你而已，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而帮助你。”

一眼万年，这样的他刻入了她的灵魂深处，即使是几年后，她也无法淡忘。

她开始走进尘埃的生活，纵使对方不情愿。

通过几天的观察，她发现，尘埃每天都会早早起来去捡废品，然后卖给街角的收购贩，因此她总是急匆匆地冲出教室，好友夏微陌也说她最近冒冒失失的，只是她不知道苏伊歆是要去给尘埃捡废品。

商业街的塑料瓶还是很多的，她会捡好几袋给尘埃，他从当初的抵触慢慢开始接受。苏伊歆也知道他会把一大半卖来的钱给流浪老人，只留着少许的钱当生活费。

她多次塞给他生活费，都一一被他拒绝了，后来她明白比起钱来，最重要的是一颗心，所以她会尽绵薄小力去帮助他。他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又不肯去医院，她特意去医院学了包扎和上药来帮他处理伤口。

他似乎也希望自己的伤口好得更快，所以异样的安静。用紫药水涂伤口的时候，可能是因为疼了他的眉头会紧皱着，她就塞一颗牛奶糖在他嘴里，说这样就甜甜的了。

一抹香甜在嘴里散开，看着面前的女孩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涂着伤口，又用绷带给自己包扎，他觉得自己也会像口中的糖一样融化。尽管对方包扎得很丑，但是这是除妈妈之外第二个对自己这么上心的人了。

好久没有这样一种感觉……

苏伊歆发现他晚上会在警察局旁边的一个棚子下简单地搭了一个纸板就睡。

这天夜晚，他瑟缩在一团旧黄的废报纸堆中。天还下起了雨，那潮湿的感觉加上全身被汗打湿的黏腻感让他翻来覆去睡不着。

“哒哒哒——”那不是雨声，而是踩中水洼的急促的脚步声。

他懒懒地抬起了眼帘，就看见了一个举着雨伞的白衣女孩朝自己跑来……

小雨淅沥，女孩就如池塘里的一朵莲花，被雨水洗濯着，却绽放着最美的纯洁。他眨了眨眼睛，觉得身体沉重，动一下都是那么吃力。

下雨了，她怕他冻着，她就送来了一顶帐篷。看见躺在废报纸堆中的尘埃，她的眉头蹙得很紧。她把帐篷从袋子中拿了出来，拿起杆子熟练地搭起了帐篷，准备让尘埃钻进帐篷时，却发现他的脸异样的潮红。

“尘埃，你怎么了？”碰触了他的皮肤，好烫。“你在发烧，我带你去医院！”她把他的手放在了左肩，想要扶着他去医院，他却讪讪地缩回手：“不要。”

“这个时候还这么固执！”她很气愤，不管她怎么拉，他都赖在那堆废纸中。直到他烧得晕过去，她才叫出租车把他送往医院。

看见一个又一个红灯，苏伊歆急躁地说：“怎么这么多的红灯！”怀里的尘埃的体温滚烫得不行，那痛苦的表情已经写出他的难受。

他似在呢喃什么，她听不清，俯下身去听，身子一下子就僵直了。

他在喊：“妈妈。”

这样一个男生，不该有那么伤痛的过往。

苏伊歆从小便没有了妈妈，所以她能理解他的心情。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存在，如果失去了这抹美好，人生便有了残缺。

不过他的痛应该比她还多吧。母亲为了他被石头狠狠压住，他想要呐喊，却被满满的石沙所掩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母亲的身子慢慢变得僵硬、冰冷，却什么也不能做。

“有我在呢。”苏伊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这样说，就是在这这一刻她想要守护这个男生。

坚持下去。她握紧了他的手，一直没有松开。

.....

清晨的玉露顺着竹叶滴落在少年的肩头，他穿着白色的衬衫，捡拾着地上的塑料瓶，似乎想到了什么，嘴角浅浅上弯。

他一笑，时间仿佛都停止了，怕不能握住这一抹美好。

昨夜醒后尘埃看见趴在床头睡着的苏伊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就涌上了心头。感动漫出了整颗心，自从妈妈走后，似乎没有人对他这样好过。

他承受过家破人亡的痛苦和被亲人抛弃厌恶的感觉，体味过露宿街头的辛酸，却没有体会过一个人不求回报地对自己好。

这样的人，他多久没有碰见过了？一年？两年？已经好久好久.....

想起苏伊歆小心翼翼地喂他喝粥的样子，他暖心一片。就在他沿街走时，发现街口出现了一只黑猫，它圆溜溜的绿眼睛一下子就和尘埃对上，他看不懂它在想什么，可从它那友善的叫声来看它对他不厌恶。

“小心！”迎面开来了一辆车，黑猫起初并没有发现，只是迷惑地歪着头看着尘埃。眼看车子离黑猫越来越近，尘埃的脑海中一下子就飘过母亲当初保护自己的场景。

黑猫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惊吓地怵起了身子，却愣在那里没有逃开。

真是一只傻猫！

他毫不犹豫地扑了过去，紧紧地抱着猫逃脱了车子的碾压。车子停了下来，司机愤怒地探出头：“不要命了！”说完就开走了。

他急促地呼吸着，似乎还没有从刚刚的惊险中缓过神来。“知不知道刚刚很危险！”他责怪道，猫从他的怀里傻傻地探起了头，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喵——”

“回家吧，找你的同伴去。”他把猫放下，黑猫却蹭着他的裤脚一直不肯离开。他皱眉：“不愿走？我可养不活你。”黑猫伸出舌头舔舐着他的裤子，表示友好。

“陪着我只能饿肚子。”尽管这样说，他还是从口袋中掏出了钱去买来了一根火腿肠给它吃。黑猫兴奋地喵了一声，怕有人抢走火腿肠，它用猫爪把火腿肠移到了自己的地盘，然后小心翼翼地吃着火腿肠。

尘埃一下子笑出声。

之后，每在街角，总会看见一个倾城的少年背后跟着一只黑猫，还是一只不怎么灵活的黑猫，走路摇摇晃晃的，而少年总会笑咪咪的。

他不再是一个人，他有了朋友。

尽管那只是一只黑猫。

苏伊歆第一次见到这只黑猫的时候，它歪着脑袋盯着她，一点儿都不害怕。她哈哈地笑道：“你领养的这只猫好有趣，叫什么名字？”

“流沙。”尘埃和流沙本是一类，是这喧嚣城市中最渺小的存在。

“很特别的名字，流沙，摸摸！”她的眼睛笑弯了，左手摸了摸它的下颚，它舒服地喵了一声。苏伊歆把鱼干放在手心喂给它吃，它酥酥麻麻的舔舐让苏伊歆咯咯地笑着。

尘埃眼底一片柔光。

就在这时两个人走了过来，一个是拿着话筒的记者，后面是一个扛着摄像机的摄像师。“您好，打扰一下，现在我们在做流浪孩子的报道，好几天我们都看见您露宿街头，能采访您一下吗？”还没有等尘埃答应，那摄影机就对准了尘埃，上面的红点亮着，显示在录制中。

黑猫被陌生人吓到了，赶紧钻到了尘埃的身后。尘埃流露出一丝厌恶，用手挡着镜头：“别拍！”可是记者丝毫没有放弃，“别害羞嘛，就是采访一下。”

“你们是哪家电视台的，人家不愿意就离开啊，强迫别人算什么！”苏伊歆叉着腰凶巴巴地说道。“我们只是想要采访一下。”记者有些尴尬，苏伊歆眼尖地瞄到了电视台的标志，“原来是市电视台的啊，如果你们再纠缠下去，等会儿我就去举报你们了。”

看着苏伊歆认真的样子，记者赶紧拉着摄像师走了，怕她真会去举报。

“谢谢。”他说。

“你救过我，这点儿小事算什么。”她乐呵呵地说道，然后摸了摸流沙的脑袋，“流沙你说是不是？”流沙乖顺地喵了一下，蹭到了苏伊歆的脚边，伸出小舌头舔舐着她的腿。她痒得咯咯笑。

他淡淡的微笑，挂到嘴角。

.....

知道顾町风生日，苏伊歆讨好地蹭到了他的身边。“帅哥！”每次来讨好他，她都会叫他的小名。顾町风瞥了她一眼：“有事儿？”

自从医院别离后，他们就落入了冷战中。

每次闹别扭，来和解的人一定是她。所以顾町风永远等着她来和解，果然不出所料，没几天她就死皮赖脸地蹭了过来。

“生日快乐！”她从口袋中掏出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白色盒子，“生日礼物。”他得意地哼了一下：“不错，还记得我的生日。”打开了盒子，里面躺着一款银白色的手表。

“CK？”他的眼睛一亮，马上就戴上了。苏伊歆嬉皮笑脸：“知道你注意这款手表很久了，特意去买来的，看在我这么有诚意的份上，就原谅我吧？”

顾町风的心也软了，瞥了她一眼：“败给你了。”

“帅哥最好啦！”苏伊歆一下子就圈住了顾町风的脖子，他的脸一下子涨红了。“你要把我勒死啊？”苏伊歆“啊”了一声赶紧放开了他：“SORRY！”

“放学去溜冰，一起吧。”他的邀请让苏伊歆狂喜，这可是他第一次邀请自己，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夕阳西下，苏伊歆和顾町风以及他的一帮同学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溜冰场，就在这时她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尘埃。

他穿着那件跟蓝天一样蓝的衬衫，坐在花台花岗石壁上，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的脚边是流沙，此时懒散地打着哈欠，偶尔看主人一眼，又趴下睡了。

尘埃怎么会在这里？她充满了疑问，正想要走过去，前面的顾町风冲她叫道：“苏伊歆你能走快点嘛！”

“来啦！”她赶紧跟上脚步。

一盏盏如小珊瑚的小灯密密地吊在滑冰场的上端，那些光辉照耀在人们喜悦的脸上。滑冰场是大大的椭圆形，分为三层，上面两层围着不少人看着第一层的人滑冰。

第一层是冰面，如一面镜子，十分光滑。穿着溜冰鞋的苏伊歆拉着栏杆始终不敢溜。

相比她的原地不动，其他人倒是溜得挺顺的，尤其是顾町风溜得娴熟不说，还时不时耍几个花技，一下子就把围观的女生弄得尖叫。

真是刺耳。苏伊歆愤然地用脚踢了踢栏杆。

“苏伊歆，干吗不溜？”顾町风双手插在口袋溜了过来。苏伊歆瞪了他一眼：“累了，休息一会儿。”结果顾町风爽朗一笑：“你不会是不会滑冰吧？”然后要去扶苏伊歆，“来，哥哥我来教教你。”

“我才不要你教。”她嘴硬，拍开他的手，可是心里懊悔着，哪根筋不对竟然甩开这个好机会。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那你好好练吧，我可去教其他美眉了。”

“去吧去吧。”看着他的脸在自己面前晃悠，苏伊歆就觉得心烦。

接着就看见顾町风到了一群女孩里，还笑得很开心，甚至牵住了一个女生的手，那温柔的神情是面对苏伊歆时从来没有的。

“顾町风你够狠的，叫你去你就去啊！”苏伊歆想要溜过去，却一个踉跄摔倒在地上，疼得她呲嘴。可是顾町风却没有看见，还在那边指导别人。苏伊歆气愤地脱下了溜冰鞋，光脚跑出了溜冰场。

出了溜冰场后，发现尘埃还坐在那里。

那只黑猫已经睡着了，睡得挺熟。

苏伊歆蹦到了他的身边：“在想什么呢？”

“没什么。”他垂下了睫毛，数不尽的落寞。他没有告诉苏伊歆这是以前母亲常带自己来的地方，而今天正好是当年她带他来的最后一天。

她才不信呢。苏伊歆正想要说什么，却见到他紧盯着自己的膝盖。顺着目光看过去，竟发现那里红紫一片。

“怎么弄伤的？”简单的询问，给她浓浓的暖。

尘埃在关心她。

“都是因为我笨，滑冰摔倒了就这样了。”她垂着头，叹了一口气。尘埃没有说话，而是跑了，苏伊歆急了：“你要去哪里？”对方没有回应，消失在夜际中。

她顿时感觉到莫名其妙，对流沙说：“流沙啊，你可知道你主人干吗去了？他把我们抛在这个地方了。”流沙依旧睡着，似乎不想理会苏伊歆，它翻了一个身又睡了，苏伊歆有些气恼，“哼，和你主人的个性越来越像了。”

差不多 10 分钟后，黑夜中有个身影慢慢地靠近，接着就看见了拎着袋子回来的尘埃。

他跑得满头大汗，大口喘气。

“你干吗去了？”她话音刚落，他就蹲下来把她的腿放在了他的腿上，接着就拧开了药膏的盖子给她擦拭药膏。那清清凉凉的膏药一下子就融化了苏伊歆的心，那手指认真轻柔地涂抹开药膏，直到覆盖了肿痛处。

她有些受宠若惊，对上了他黝黑的眸子：“谢谢。”

“回家早点休息。”他冒出了一句贴心的话，如清泉涌入了她的心间。

仔细看看，这家伙除了冰冷了点儿，其他都不错。

远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苏伊歆一眼就认出是顾町风和他的同学。看见顾町风，她又恢复了郁闷的心情，赌气转过头去。

顾町风看到苏伊歆后便愤怒地冲上前去：“苏伊歆，你以后出来能不能说一声，你知不知

道因为你的任性让大家找了你半天啊。”

“对不起。”气归气，她不该任性地跑出来。

可是她的道歉却没有让顾町风气消，“不喜欢滑冰，就别跟着我来，如果我找不到你，我怎么和苏伯父交代！”

男同学贾斌劝道：“伊歆也找到了，就别说了，她也不是故意的。”顾町风却冷哼了一声，失望地扫过苏伊歆：“就因为你的不懂事大家要为此买账？我真后悔带你出来！”

“我都已经道过歉了，你还想要我怎么样？还是说你也搞失踪一次，让我也找找？”她沉默不代表她是软柿子，实在听不下顾町风的话，苏伊歆把心里的不满说了出来。

“呵呵，你可以不顽固不灵吗？不懂算了，和你说不清，我们走吧。”顾町风冷笑着别过头去，同学们抛给苏伊歆同情的目光后跟着顾町风走了。

顾町风离去的背影给了苏伊歆重重一巴掌。她觉得口中一阵苦麻，有热潮在眼睛里涌动，可是她倔强地憋回去了。流沙缓缓地醒来，不明事理地抬起头，懵懵地望着苏伊歆。

“他是谁？”尘埃问。

“一个比我还无理取闹的人。”苏伊歆吸了一口气，眸子里闪着一片泪光，“我是有错，但是他不能理解我一下吗？带我来溜冰却不来管我，他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臭屁狂。”

他们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吵过的架都数不清了。

凭什么每一次都是她妥协？这一次她绝对不原谅他。

“他担心你，”尘埃默默地说道，“而你也在意他。”

诧异爬上了她的眉梢。他的眼底写满了平静，“给彼此退让的机会，一切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没用的，他就是仗着我在意他而得寸进尺的。”

“认真想想我的话吧。”他本就是沉默寡言的人，知道苏伊歆的情绪低落，也不再继续刚刚的话题。只有经过长时间的冷静，一些问题才能迎刃而解，这就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他在她面前半蹲下来：“我背你回家。”

她望着他瘦弱的背有些犹豫，接着就听见他冷冷地说道：“上来吗？”她怯怯地爬到了他的背上，少年身上淡淡的香草味让她异常安心，不由自主地就搂住了他的脖子。

繁星点点，陪着天空的烟火一起绽放，她指着烟火嚷着“好美”。她的声音没有让他觉得聒噪，尘埃抬头看着那些烟花，如火璀璨。

那一夜，她趴在他背上睡着了。

在那宁静的夜里，听着她那浅浅的呼吸，尘埃觉得自己是真实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如果苏伊歆醒着，一定能看见这个比珍珠还要明亮的少年，一身韶华，静如清涧。

“喵——”他们身后跟着一只黑猫，它眼睛亮亮的，看着前方的人，眼睛笑成了月牙形。

“苏伊歆，然后怎么走？”他微微侧头，就感觉有什么擦过自己的脸颊。

心悸、战栗，那是她的吻。接着就看见了肩上睡着的苏伊歆，她长长的睫毛垂了下来，就如扇子一样，在下脸透出淡淡的影子。

这样也能睡着……他有些啼笑皆非，却没有去吵醒她。

“嘀嘀嘀——”后方响起了车笛声，他和猫赶紧让到了一边。那是一辆白色宝马，在夜里是那样的显眼。

等它开上去时，尘埃从后座的车窗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脸孔。

一个男人躺靠在座位上，一脸惬意地吸着雪茄。

尘埃深邃的目光灌入了冰凉的震惊，随即生出一阵厌恶。

深刻的回忆如铁钉一样被拔了出来。

在那个冰冷的冬夜，他和母亲被佣人推搡出门，母亲不甘地跪在他家门口，却得不到他的一眼回望。

那是一个绝情的男人，也是他尘埃恨的男人。

苏伊歆被车笛声惊醒了，看见尘埃愣在那里，迷惑地问道：“怎么了？”他低垂下头，“没什么，你家怎么走？”她向左指：“往这里去就好了。”

几分钟后，他们走到了苏伊歆家——一座白色别墅前。

“小姐你终于回来了！”张妈喜出望外，迎了上去。

“我这么大的人肯定知道回来啦。”她娇嗔了一声，从他身上下来。

“这位是？”张妈看着面前这位陌生男子问道。

“尘埃，就是当初救下我的人。”

“原来你就是当初救小姐的人，真是太感谢你了，没吃饭吧？留下来一起吃吧。”张妈热情地握住了尘埃的手。尘埃想要缩回手却被苏伊歆挽住了手臂：“走，去吃饭，张妈做的饭可好吃了，我要吃两碗！”

无奈，他只能被拖到了屋里。苏父见到尘埃来有些吃惊，但很快吩咐下人多摆一双碗筷。餐桌上摆满了一道道精致可口的菜肴，比起尘埃每天吃的面包来说好太多了。

这一桌菜他没有动什么筷子，都是苏伊歆热情地给他夹菜：“这个好吃，你尝尝。”

“可能有点辣，不过蘸点儿柠檬汁味道一绝！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她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这些小举动都落入了苏父的眼睛，自从遇到尘埃后，女儿的那些改变他都看在眼里。

以前捧在手心都怕融化的女儿，现在开始去关心别人了。

想到这里，苏父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尘埃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苏伊歆一脸期待：“怎样，好吃吧？”

“还可以。”

她笑靥如花，嘴角的小梨涡微微浮现，美如夏花。“我就说好吃，信我准没错！”见他没吃多少就放下了筷子，她不满地嘟起了嘴，“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怎么能只吃这么一点儿，来，别浪费粮食都吃掉。”

“女儿啊，我可没见过你对我这么好过。”苏父有些酸溜溜地说道。

“哪有，给，你宝贝女儿对你好吧。”她夹了一个油焖虾送到了苏父的碗里。苏父呵呵笑道：“这样还差不多。”

在苏伊歆的监督下，尘埃勉强吃完了碗里的饭。

张妈收拾完饭桌后，苏伊歆就去逗流沙了。小小的流沙趴在碗里吃鱼，看见有人来，不爽地“喵”了一声后，就伸出两个爪子把碗移到了怀里，背对着苏伊歆。

“好你个臭猫，如果不是我，你能吃到鱼吗？”她捏住流沙的脖子，把它拎了起来，流沙喵喵地叫着，还拼命挥舞着爪子。苏伊歆哈哈大笑：“知道怕了吧。”

不过很快她就把流沙放在了地上，流沙好像松了一口气，贪婪地吃着鱼，她嘴角一弯：“所以嘛，以后就要认真真听我话，跟着我混，少不了鱼吃的。”

趁着苏伊歆逗流沙玩，苏父把尘埃叫到了房间。

“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义子。”他的开门见山等来的却是尘埃的冷漠：“我说过不要。”

“有时候骨气很重要，但是，孩子你总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一生吧，你就不想上学？不想换个好的环境？”苏父调查过，他以前在学校的成绩优异，如果不是逃出孤儿院辍学，现在绝对是个优秀学生。

尘埃沉默了，随即抬起头：“为什么选中我？”

“因为伊歆喜欢你，能有个兄长照顾她我也更放心，”苏父紧紧地盯着尘埃的眼睛，“收你为义子不仅是为了报恩，还因为伊歆的性子不适合经商，我想要有个人继承家业。”

“这丫头一直喜欢盯风，可是这两人都太偏了，如果走在一起绝对会有一方受到伤害，所以我想要让你以后娶伊歆，好好地照顾她。”

“哼！”一声冷笑在空气中扩散开来，“你考虑过苏伊歆的感受吗？安排一个人来娶她能

让她幸福吗？这种残忍的事情我做不到。”

“可是那个人是你就不同了。”尘埃的反应在苏父的意料之中，他慢条斯理地说道，“因为你失去过幸福，所以你会更加珍惜幸福，况且伊歆认识你后更懂事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起，我不是那个合适的人选，收回你那可怕的想法。”他冷冷地看了眼苏父。

“我不会让你立刻答复我，等你想通了就来找我，我会给你最好的环境，供你学习，更会栽培你。”他的话音刚落，尘埃就冲出了房门。听见门重重地被甩在墙壁上的声音，苏伊歆一惊，困惑地看着离开的尘埃：“尘埃，你要去哪里！”

流沙见主人走了，也不再吃饭，赶紧跟了上去。

苏伊歆也想要跟过去，却被父亲阻拦了：“伊歆，这么晚了，女孩子就别出去了。”

“爸，你和他说什么了？”她气呼呼地问道，尘埃刚刚还好好的，怎么脸色就变了。

“我想收他为义子，他没有答应。”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她嘟囔道，“这明明是好事，值得生这么大的气吗？”

.....

街对面站着尘埃，他的眼睛微眨，却愣在那里。苏伊歆想喊什么，却被摩托车的排气声给掩盖了。

那辆哈雷摩托车以极快的速度撞上了流沙，无辜的流沙就这样被撞飞在几米处远的灰色马路上。它还没有来得及看这个世界最后一眼，那股红的血就如雨夜蔷薇倾泻出来.....

“流沙——”尘埃绝望地嘶吼着，冲了过去。

那一直硬撑的坚强残忍地从他的体内抽离出来.....

那是他的朋友，此刻却躺在地上，没有了呼吸。

肇事者停下了哈雷摩托车，摘下了头盔，知道自己做错事了，他的脸上也有些慌乱。苏伊歆一愣，往后踉跄了一下，那竟是顾町风.....

“这只猫也活不成了，说吧，要多少钱？”他懒懒地说道，那冷淡的表情让人火气涌上心头。“啪！”苏伊歆跑过去重重地给了他一巴掌，“那可是一条生命，可不是用钱就可以买到的！”

顾町风看着面前气喘吁吁的苏伊歆有些愣，随即又讽刺一笑：“那你想要我怎样，给这只野猫陪葬？”

“咚——”一个重重的拳头猛地把顾町风打在了地上，那辆哈雷也摔倒在了地上。顾町风的嘴角微红，看着面前暴怒的眼里发着野兽般绿光的少年，轻蔑地一笑：“你够有种！”说完站起来重重地给了尘埃腹部一拳，尘埃踉跄了几下，因为疼痛弯下了腰。

“尘埃——”苏伊歆尖叫着。

“你救的人是伊歆不是我，老子不欠你，所以别给老子嚣张！”顾町风拉起尘埃，准备再给他一拳，却被冲上来的苏伊歆重重地推开。

“明明就是你做错了，怎么就不知道悔改！”看着流沙惨兮兮地躺在地上，苏伊歆心疼得潸然泪下，猫不是有九条命吗，为什么它倒下了就再也不能睁开眼睛了？

它不是很聪明吗，怎么就不知道躲开摩托车！

果然是一只笨笨的猫！

尘埃扑了上来，用那锋利的牙齿像狼一样咬在顾町风的手臂上。“啊——”顾町风疼得龇牙，抄起拳头往尘埃身上打。

拳头如雨点一样落在了尘埃的身上，那个少年像是没了根快枯萎的花。

“快放开啊——”这两个男人丝毫没有放开对方的意思，任由苏伊歆怎么拉开他们，他们眼里的仇恨却一点儿都没有减少，反而有愈多的趋势。

他们扭打起来，顾町风一个重重的踢脚，两个人都摔倒在地。顾町风是练过跆拳道的，仗着力气大翻过身骑在了尘埃的身上，一只手用力地掐着尘埃的脖子。